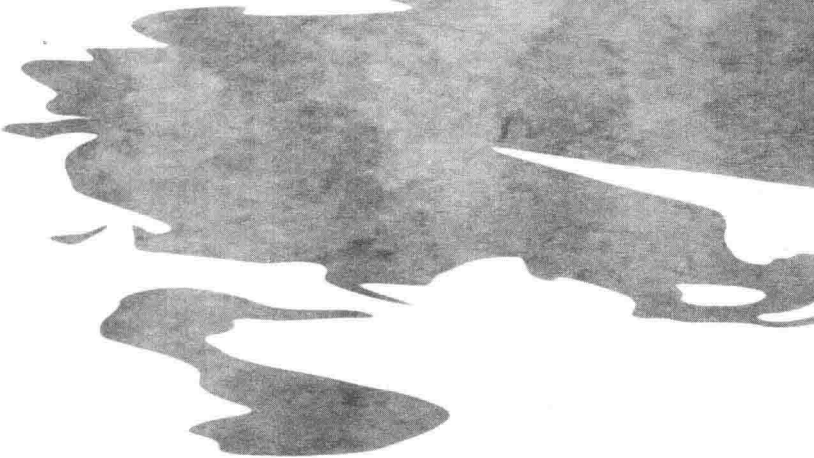


踏雪

中

尚本◎著



塔

中

尚本
著



第二十七章

1

出来后，肖畅让李远方先把她送到市里办事，分开时，她叮嘱李远方赶回自己办公室，以最快的速度将下一步做BP机生意的具体方案拟定出来，她好交给相关方面批准实施。

在市里办完事，肖畅又迅速赶回饭店，刚进饭店大厅，一位俏丽高雅的美人迎了上来，满脸春风道：“肖主任你好！我等了半天了！”说着，伸出右手。

肖畅一愣！半天才认出来，惊呼道：“周敏？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我专程从香港来拜访你！”周敏笑道。

“是吗？”肖畅深感意外，“快到我办公室，我们坐下叙谈！”

二人手牵手向里面走去，俨然一对亲密的好姐妹。

周敏随肖畅来到二楼，走进肖畅的办公室，仔细打量着房间的摆设。只见进门对面窗户下，摆放一张台板桌，桌上右手边是一红一白两部内外线电话机。左手边几本精装书籍，书籍旁是一帧彩色相片，照片上一个五六岁左右的男孩，天真烂漫，笑靥如花。桌后是一张黑皮靠椅，椅背上搭着一条粉红色绒毛巾，毛巾上玫瑰花开。桌前左边墙上悬挂一幅横幅，上书“宁静致远”四个魏碑体大字，横幅下面是一套沙发、茶几，

外加两把椅子。右边靠墙是一排书柜，书柜里摆满书刊。整个办公室，看上去舒展明亮，清丽典雅。

二人分宾主坐定，先是相互凝望，转而又会心而笑，二人心里都在审视对方，都想一语破的。

原来，周敏四年前在海南邂逅李远方后，被李远方的诚实所打动，曾暗下决心要和李远方终身相守。后追到武汉，因李远方坦诚相告即将同未婚妻周丽完婚，使之一时难以如愿。加之肖畅出面阻拦，只得失望而返。回港后，依然心不安宁，着力筹谋一番，准备再次抢在李远方大婚前来武汉抢婚。可惜人算不如天算，动身前几天林叔因饮酒过度突发脑溢血去世，悲痛中只得暂时放下个人情感一心处理林叔后事。后事完毕，又旋即接管、处理公司事务，全面改组公司人员结构，又飞赴欧美等地处理分公司事宜。待她把一切理顺已是四度春秋时光。想到世事如幻，岁月如梭，更加深了对李远方的思念之情。于是，决定再次插足武汉，一方面打探一下李远方的近况，另一方面确实想在武汉寻找商机，以求发展，抢在香港回归之前在大陆中心地带站稳脚跟。公司前期在上海和广州都有投资，但合作伙伴都不太如意，所以，心中更期盼同李远方的重逢。她现在是坐拥四十几亿港资的大富姐，来大陆发展是她多年的夙愿，如果能同李远方携手合作，更是求之不得。又想到上次到武汉时，感悟到肖畅在李远方心中不可替代的位置，加之肖畅自身的特殊身份，决定来武汉后先拜访肖畅，以诚相见，求得她的支持。如此，事业和爱情都有所攸归。如愿与否，尽管听命于天，但自己不得不努力为之。她昨天到汉后，下榻到天安大酒店，今天吃过早茶，将保镖和秘书强留在房间，自己一人找到肖畅的办公地，见肖畅热情相待，心中感到十分欣慰。

肖畅陡见周敏，立马想到她一定是为李远方而来，心中随即升起一股酸溜，表面上热情相待，内心盘算着如何粉碎她的痴想。

“周敏，”肖畅站起来倒了杯水，边递给周敏边笑道，“四年不见，你还是这么俏丽如花，有什么养颜秘诀？”

“当然，”周敏顺手从提包，拿出两套包装精美的礼品，外加一个精致小手袋，放在桌上，笑道，“秘诀在这里。这是我特地从香港带给你

的。一套 SK-II 系列护肤品，一套香奈尔系列香水，外加一个路易·威登小手袋，希望肖姐不要见笑。”

“是吗！”肖畅惊叹道，“这礼品太贵重了，恐怕我受之有愧，你还是自己留着用吧！”

“这就是肖姐不对啦！”周敏笑道，“四年前，你一口一声敏妹妹，喊得我心花绽放，难道妹妹给姐姐带点化妆品不应该？再说这种顶级产品大陆目前还没有，你不接受岂不是瞧不起妹妹，对不对？”

肖畅拿起礼盒看了看，注视周敏：“上十万港币的礼品，我的确担当不起，看来你真是专程来看我的，能告诉我你的来意吗？”

“好！”周敏道，“我专程拜访你，有两层意思，我不妨直言相告：这一，现今大陆改革开放，湖北谋求中部崛起，我想在武汉开办投资公司。因肖姐在政府供职，一切都轻车熟路，加之又身份特殊。更主要的是，当下我在武汉，还没有太熟的朋友，所以，想求得你的大力支持。当然，我不会亏待肖姐。”

说到这里，看了看肖畅，见她很专注在听，喝口水继续道：“为什么我要如此作为，我想把我的真实身份告知你。我现在是香港新时代投资公司的董事局主席，手上有巨额的游资调拨，我想借助你的特殊关系在武汉开辟市场，将来逐渐把中心移向内地。你我姐妹相称，我在海外也可以给你诸多方便。”

她拢了拢自己的头发，有点不好意思：“第二，我今年已三十三岁，由于长期博弈在商海，无暇顾及自己的终身大事，又不愿刻意去寻找意中人，当然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寻觅。现在愈来愈想有一个温馨的家，有一个体贴自己的男人，关怀自己。可惜这种平凡人习以为常的人伦心愿，于我则变成了奢望，往往刚刚心有所动，即被繁杂的事务所吞噬，难以释怀。我想拜托肖姐于有意无意之中，帮我留心观察，有合适之人引荐一二。权当是对妹妹的关怀。”说完，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肖畅的表情。

肖畅不由一阵心动，本想爽快地答应她，转念一想：“这周大小姐乃女中豪杰，心窍胜于林黛玉。上次来武汉，恨不得一把将李远方掳去香港。此次因何而来，不能听她莺声燕语说得比唱得还动听。何况她长

期悠游于灯红酒绿之中，且一掷千金，坐拥金兰，俊哥秀郎趋之若鹜。只怕是长期被情所扰，别出心裁，想品尝山野青果。”

想到这里，肖畅故作感动：“感谢敏妹对我如此信任，我也不妨真情相告：首先，你过高地估计了我的能力，怀着如此美好的心愿期望于我，恐怕将来会过于失望。其次，情缘这东西，是不能依靠别人的，只能是自己去寻觅，去碰撞。古人说‘不是冤家不聚头’，冤从何来？在我看来，冤也是一种幸福，是从爱中演变而来，是爱的升华。没有爱是成不了冤家的……爱得越深，冤孽越大。”见周敏很用心听，突然发问道：“你应该还没有忘记……李远方吧？”

“当然记得！”周敏很平静，“一个很优秀的男士，曾经令我心动，可惜，我跟他有缘无分，现在应该和周丽结婚了吧？”

肖畅大感意外，判断不出她的意图，笑道：“何止结婚，周丽给他生了一对龙凤双胞胎，你不想见见他？”一面说一面观察周敏神情。

周敏心里一阵茫然，表面上却笑了笑：“有时间的话，一定去恭贺。毕竟认识一场，再说我来汉投资，说不定还有同他合作的机会。成不了伴侣，成为生意场上的伙伴，应该是可以吧，你说呢？”

周敏“你说呢”三字一问，肖畅马上意识到，她心里依然想着李远方，进一步道：“能这样那敢情好，你们两位合伙做生意，可是珠联璧合。假如变成了一对冤家，恐怕夫妻做不好，生意也做不成。岂不是白白浪费了两人的感情。你看他们小两口，自结婚后就开始向冤家转变，结婚前爱得死去活来，婚后三天两头吵嘴，如果不是一对儿女早要离婚。你说，这岂不是由爱人演变为冤家？”

周敏一听，也马上揣摩出肖畅的用心，笑道：“也不全是，我们生意人，把钱看得比感情重，如果要我选择的话，我宁愿同李远方成为生意伙伴，不愿同他结为夫妻。”

“是吗？”肖畅故作惊叹，“如果他现在依然孤身一人呢？”

“依然是这样！”周敏平淡如水，“就像时光永远不会倒流一样，那时的感觉，再也不会重现，李远方现在在我心里，难起波澜。这也是我至今独居的原因之一，因为很难长时间去关注某一人。”

“哦……”肖畅还是难以信服，“怎么想到在大陆寻找？”

“对不起，肖姐，恕我暂时无可奉告。”

“既有难言之隐，就不谈这了！”肖畅道，“你刚才所表达的两层意思，我一定会慎重考虑。特别是你来武汉投资，市里求之不得，即使不找我，任何一个机构，都会热情欢迎你，竭诚为你服务。”又问道：“这次打算在武汉呆多长时间？”

“看情形而定，我来一次也不容易，能有所结果当然是最好。这还要仰仗肖姐的鼎力相助。”

“我看这样，”肖畅笑道，“既然你很希望同李远方成为生意上的伙伴，我建议你们联手开办一个外资企业。具体事宜我明天安排时间，邀上李远方一起，深入探讨一下，你看如何？”

“容我再考虑两天，”周敏道，“我刚才只是说，在同李远方做夫妻和做生意上，情愿选择做生意，并没有说一定要同他合作。”

“看来，是我会错意思了！”肖畅笑道，“另外……我想问一下，你对投资传呼台，不知有兴趣没有？”

“非常有兴趣，我这次来也带有考察这方面的内容。而且，我还准备引进移动电话程序。如果肖姐能促成此事，我有丰厚回报。”

“如此看来，”肖畅笑道，“在开发武汉的无线通信这一领域，你必须同李远方合作，他已走在你前面，进入具体实施阶段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就麻烦肖姐安排时间，让我再见见你这个弟弟。我相信在生意场上，我们三人一定会长期友好地合作下去。”

“好！”肖畅站起来，“到了中饭时间，我带你去‘小桃园’品尝地道的湖北鸡汤，味道美极了，不亚于香港的深海鲍鱼汁。”

“那我就不客气了！”周敏也站了起来。

“客气什么？”肖畅热情地牵住周敏的手，边出门边脆声道，“我们不是姐妹吗？姐姐请妹妹天经地义。”说着，两人相视而笑，都各有打算，盘算着如何进一步撩开对方遮掩的心扉……

2

三天后，肖畅、周敏二人，乘坐李远方的小车，冲出晨曦，迎着朝

阳，悄然驰出市里区北大门岱山检查站，向坐落在市里东北郊百公里之外的著名旅游地木兰山疾驰而去。三人要在烧香拜佛之余，深入商讨合作创建“远方集团”的宏伟计划。

小车沿 318 国道一路向北飞奔，到黄陂城关后，左拐朝大悟方向驰去，过长轩岭到塔耳岗，再右拐进入木兰山风景管理区。

进入风景区后，即刻转入山区险路，李远方将车速慢下来，沿崎岖的盘山小路时上时下，忽左忽右，来回蛇形蠕动。等安全到达山顶停车场，已是中午 11 点多光景。

李远方停好车，购好门票，带路上山。周敏虔诚道：“总算是抢在 12 点前到达。看来只要虔心向佛，菩萨终是慈航普度。”

“你们港人，”肖畅感叹道，“讲究善业福德，你如此虔诚，定会感动菩萨，保佑你周敏这辈子享尽荣华富贵。”

“肖姐，你错了！”周敏道，“佛教的最高境界是涅槃寂静，一切法最终必归于‘空无’，一切欲求都是徒劳。所以，我这辈子并不追求荣华富贵，我只想十善业道，诸恶永断，平平安安过一生。”

肖畅一听，没有作声，专注地看了她一眼，只见她深情地仰望着山门后天阶顶端的南天门，两眼竟饱含热泪。

肖畅心一怔！似乎感悟到周敏为什么要来内地发展、寻找终身伴侣的所以然。看来这个香港大老板的内心深处一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什么秘密。说不定这周大小姐，外具花容月貌，内秉险恶用心。

刚进入早春时节，木兰山上游人稀少。三人虔诚进入山门，沿天阶拾级而上，不时停下进入两旁的众佛殿，拈香礼佛，磕头跪拜。殿宇内，诸佛都法相庄严，光明显耀。

大家拜完诸佛，望步向南天门爬去。过南天门，又一路在各道观拈香磕头，向道教的太上真人秉礼谢恩。最后，一鼓作气登上金顶。

伫立金顶，举目四望，只见悠远的东方，丘陵逶迤，湖泊棋布。山脚下，市区周边最大的人工水库——夏家寺水库，犹如一方硕大无朋的明镜，将蓝天白云、山光秀色尽收镜中。游客身临其境，大有置身于画中遨游之感。

西南方则一马平川，放眼望去，长堰、潏水、沙河、王家河几条河

流，自东向西绵绵汇入长江，有如玉带飘动，银蛇起舞。

北方则远接大别山脉，山岚起伏跌宕，千壑万仞，流云竞秀。

李远方心潮澎湃，禁不住朝东方眺望，隐约中他看到了九龙冲白龙寨东山头的雄姿，似乎闻到了东山头上、白龙寺前的野菊花香。

“真是人间仙境，令人心旷神怡，没想到武汉周边，还有如此胜景。”周敏感叹不已，突然兴奋道，“远方！肖姐！你们看那是一株什么花？在悬崖边上，还有……看远处，山坡上粉红一片，中间还点缀着紫色的、蓝色的。该不是映山红吧？”

李远方和肖畅顺着周敏手指方向望去，只见脚下悬崖边上，一棵腊梅迎风傲立，金黄色的花蕾璀璨夺目。再看远处山坡上，红、紫、蓝几色小花，撒满山坡，交相辉映，灿若星河。

“哇……真美！”肖畅也兴奋道。

“真没想到！”李远方也大感心动，介绍道，“悬崖边上是一株腊梅花，估计有百年的树龄，她应该在隆冬绽放。大概这株在悬崖边上常年北风吹打，冰霜侵袭，养成傲寒的精神。所以，直到早春时节依然绽放如故，令人敬佩。远处那一片就是著名的木兰花，木兰花大都是春暖花开，那一片，正是生长在向阳的山坡上，所以早春盛开。这木兰山和木兰花，都因‘木兰将军’而得名。”

“一日之内，冬春两季鲜花同时盛开，真是令人惊叹。今天可是不虚此行。”肖畅感叹道。

“我们三人合影留念吧，摄下这醉人的景色。”周敏提议。

肖畅看了看李远方，又看了看周敏：“我们分头合影，再找后上来的游客，帮我们三人合影，我的确想留下今天这难忘的记忆。”

李远方有点羞涩，同肖畅认识十六年，今天第一次同她合影。肖畅主动站在他身边，他一阵心跳，又想起那个刻骨铭心的夜晚。

“靠近点！”周敏边对镜头边道，“自然点！亲热点！”

肖畅笑了笑，伸手挽住了李远方的手臂，头自然地靠在他的肩头。李远方则木头般呆立，又想起了小时候和母亲牵手的情景，心里怦怦直跳，有点茫然失措。

周敏比肖畅大方，不等肖畅对镜头，她就双手挽住了李远方的手臂，

依偎在他的身上。李远方一阵心慌，一脸肃然。

三人相互合影完毕，正好一对恋人爬上金顶，李远方求男士为他们东、南、西、北各照了几张合影。三人都心情愉悦，李远方神情渐渐平静下来，没有了刚才的紧张。

离开金顶，三人又向西北方的棋盘石走去。棋盘石相传是木兰将军对弈的地方，整块巨石如一方巨大的棋盘，突兀凌空，直指苍穹。石上平滑如镜，石下万丈绝壁。

李远方在棋盘石上，铺上塑料布，拿出带来的食品，三人坐下来，开始一边欣赏四周景色，一边商榷合作事宜。

“肖姐，”周敏叹服道，“怎么想到在这里来商谈事宜？真高妙之举，人置身天地自然之间，早把烦忧置之身外，又有佛法无量，大道无边。再天大的事，也能使人心定无我，不为欲使。”

“不是你说得这样，”肖畅道，“一方面你笃信佛教，正好借此机会来烧香磕头。另一方面考虑这地方幽静，没有闲杂人员干扰，我们既然要长期友好地合作下去，最好是远离喧嚣，避人耳目，不为人知。如此，方能做到心定神畅，计议长远。”

“太多虑了吧！”周敏笑道，“其实我们是很好的朋友，共同创造财富是我们的宗旨，但友情更是我们的心愿。昨晚我秘书已把合同写好，肖姐你先看看，应该很具体了。我秘书是哈佛的高材生，方方面面都考虑得非常细致。”从手提包拿出合同递给肖畅，又对李远方道：“能不能趁肖姐看合同时，向我介绍这木兰山的概况。”

“我也不甚了解！”李远方谦虚道，“这木兰山乃华中名山，传说是木兰将军出生之地。自木兰从军的故事在民间流传，这山上就开始修建庙宇纪念这位巾帼英雄。明朝时期香火最为鼎盛，远播现今的湖南、河南、安徽、江西等地。当地有一句名谚：‘木兰山的菩萨，应远不应近’，可见当时信众之广。木兰山的奇特之处在于道佛两家融于一山，南天门以下是佛教领地，南天门之上则是道教领地。另外，‘木兰干砌’也是一大特色，你看，我们一路烧香磕头的这些佛道两家的庙宇建筑，都是由各样石块堆砌而成。石块与石块之间巧妙结合，没有使用一点黏合物，这在全国也少见。当然，木兰将军的神奇传说是木兰山美名远播

的主要原因。人们在烧香拜佛之余，瞻仰一下花木兰的传说遗址，也算是心有所归。像我们坐下的棋盘石，传说是木兰将军下棋的地方，半山腰的木兰天池是她沐浴的天然浴场，我们刚才去过的金顶，是她拉弓舞剑的场所。另外，像现代的很多革命家，都在这里打过游击。”

“真是神奇的木兰山！”周敏感叹，“这花木兰给我们女人树立了榜样，可惜，我未能出生在她那个时代。要不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像她一样代父从军。”说着两眼凝视前方，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。

李远方猛然觉得她有无限的心思，只是深藏不露，让人无法窥探。他想起了在海南第一次同她交心谈心的情景，恍若昨天。真不知日后如何同她打交道，好在有肖姐把关，不然，他真有可能落入她的温柔陷阱。想到此，他深情地望了一眼肖畅，正好肖畅看完合同抬手递给看，两人瞬间眼光相碰，都心有所触。

李远方接过合同认真看起来，肖畅和周敏等他发表意见。

“合同写得非常好！”李远方道，“双方的责、权、利，都清楚明了。我提两点建议，周姐……你看可否？一是我觉得起点太高，投资五千万港币，这数额过大，万一我把握不住，操作失误，如何向你交待？再者，这‘远方集团’的名称也似乎大了，尽管我们是股份制，可毕竟是私营公司。大陆不像香港，树大招风，找麻烦的‘东家’太多，门槛难跨，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。”

“你的担心是对的！”周敏道，“这说明你在认真做事，不过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：你的担心是多余的！首先，五千万港币对你来说有点大，可对我来说，只是一笔很小投资。我已做好了分文不收的准备，没有风险的投资，是没有的。所以，你们尽管放开手脚去干。”

“其次，”她观察两人都在倾听，继续道，“之所以起名‘远方集团’，是充分考虑到公司将来的远大发展。拿破仑不是说‘不想当将军的士兵，不是一个好士兵’吗？我希望将来‘远方集团’是湖北省的明星企业，甚至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一颗明星。”

李远方站了起来，在棋盘石上来回沉思，周敏的话正中他的心怀。他何尝不想做大公司？又何尝不想成为时代的骄子？可毕竟周敏不是周丽，他不能依靠一位萍水相逢的女人来实现自己的愿望。

“我看这样，”肖畅深解李远方的心思，说道，“你们两人的意见我都同意，我更趋向于周敏的想法，要做就做大。为了让周敏放心，也不使李远方有什么精神压力，我建议把总投资追加到八千万人民币。周敏没必要投资五千万港币，只需要投入三千五百万，我们投入人民币四千五百万。”对周敏道：“集团由我们控股，李远方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，副董事长和副总理由你方出任。你同意的话，今天回去让秘书把合同更改过来，我们明天就签字画押，如何？”

周敏和李远方都一惊，没想到肖畅突然如此决定。周敏猛地感觉到，肖畅身上有一种巨大的力量，这力量使得她无以言对。如果不同意她的建议，那她周敏刚才一番动听的言语即是假话，谈何诚心。如果同意，将来公司的主动权，就完全掌握在她肖畅的手中。

“你必须慎重考虑好！”肖畅似乎猜透了周敏的心思，直言道，“如果合作不成，我们依然是好姐妹、好朋友！”

周敏以手撑石慢慢起身，扫了一眼李远方，走下棋盘石，踏上幽径，踱步来到北边悬崖边。她昂首仰望天空，任依然刺骨的北风，抽打在自己俏丽的脸上，心里波涛起伏。

肖畅也站了起来，注视着李远方，美丽动人的脸上，红光焕发，有如木兰花蕾，迎风绽放。

“肖姐，”李远方心潮难平，鼻子一酸，泪水在眼里打转，“哪去筹措这么多钱？你不要为我太过操心，我于心不忍。”

“放心！”肖畅小声道，“你达生哥有办法划拨出来。即使没有周敏的投资，我们照样可以做大。同周敏合作的目的，主要是为了享受外资政策，扩展海外市场，引进大哥大程序。当然，她这三千五百万港币，是我们做大生意的基础，足够我们做任何生意的周转资金。我们自己的四千五百万人民币，只是放在账上，不动分文，随时可以自由进出。”

“肖姐，这……”李远方心一紧，“如果周敏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，她岂不要中途翻脸？甚至兴师问罪，付诸法律！”

“不会的！”肖畅肯定道，“周大小姐的心，不在生意上，她来大陆投资，必定有更多目的。”盯着李远方：“不过她的确爱上了你，你小心别掉进她的温柔陷阱。”

李远方脸一红，避开肖畅的眼神，对天长叹：“肖姐，你放心。我李远方这辈子，心里再也容不下其他女人。”

肖畅一阵耳热心跳，也举头仰望蓝天，思潮涌动。她想起了十四年前那个刻骨铭心的夜晚。

周敏信步走了回来，脸上挂满笑容：“肖姐！远方弟！我们回武汉，明天遵照肖姐的提议签字画押，共同创建‘远方集团’。让我们在‘远方集团’的旗帜下，携手并进，共创美好明天！”

三人一起动身下山，都满怀激情，面带春风。

头顶上，春天的骄阳灿烂辉煌，身前身后，木兰花香……

3

第二天下午，李远方召集公司人员开会，向大家引见周敏，除了辛雅娟外，其他人都按时到会。

凤丫头异常兴奋，热情为每人端茶倒水。沈小虹一声不吭，端着杯子仔细打量着周敏，心里有点酸溜。马教授则一边审视着周敏，一边惊叹她耳垂偌大，面如秋月，贵气盈体。想她前世一定积了很多阴德，致使今世洪福广阔，功德圆满。桂司机边抽烟边奇怪，这周敏和周丽怎么就像亲姐妹，两姐妹又怎么同李远方都有夫妻之相！

周敏端坐在李远方身旁，一套粉红色西服高贵典雅，乌黑亮发翻转脑后，红色蝴蝶发卡双蝶振翅。她面露微笑，眼含温情，顾盼之间气定神畅，贵气逼人。

李远方看了看自己的几位手下，内心激情涌动，短短的几个月朝夕与共，他同他们之间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情愫。马教授办事精细缜密，认真负责。沈小虹豪爽开朗，活动力强。桂司机为人忠厚，小心谨慎，忠于职守。凤丫头天真烂漫，勤劳刻苦，热情奔放。这四个人，就如同他李远方的家人，他无法同他们分开，特别是凤丫头，他早已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妹妹。

“召集大家开会，”李远方开口道，“有几件事，必须同你们交代一下，因为事情很突然，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。”

说到此，他看了一眼周敏，继续道：“大家已看到，我身边的周敏小姐，是香港新时代投资公司的董事局主席，她非常关心大陆的改革开放，真心支持内地的经济建设，决定到武汉拓展投资事业。很荣幸，她选择了我们公司，为新时代在汉的合作伙伴。”

四人都露出兴奋的表情，马教授摘下了眼镜，沈小虹放下了茶杯，桂司机灭掉了烟头，凤丫头瞪大了眼睛。

李远方接着道：“新时代投资公司财力雄厚，业务遍布东南亚及欧美各国，在香港同业中屈指可数，独树一帜。周主席不仅年轻漂亮，高贵典雅，且笃信佛教，充满爱心，宽以待人。”

周敏一阵心动，心里升起一股热流，大有知音之遇。

“所以，”李远方继续道，“同香港新时代的合作，不仅是我们的荣幸，更是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荣光。”

四人热烈鼓掌，周敏眼一热，赶紧站起来给大家鞠躬致意。

等掌声停下，周敏归座，李远方又朗声道：“我们将在端午节前，注册完新的合资公司，公司的名称为‘武汉远方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’，其性质为三资企业，新时代公司注入三千五百万港币，我们注入四千五百万人民币，股金总额八千万元人民币。”

“哇！”马教授又戴上了眼镜，沈小虹又端起了茶杯，桂司机又点起了香烟，凤丫头则闭起了眼睛咬起了嘴唇。

李远方也异常兴奋：“公司将按照集团的建制，扩充各个机构部门，配备最先进的办公设施，着力招聘德才兼备的人才，广泛开展各类投资业务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公司的每一位职员，很快将配备一部大哥大移动电话，一个无线传呼机。一年后，我们还将选择新的办公用地，建起我们自己的办公大楼。而且，我今天非常负责任地承诺：三年之内，公司将配备给在座的每位一辆属于你们自己的小车、一套属于你们自己的商品住房。”见大家都专心致志的神态，李远方深情道：“你们都是非常好的职员，马教授和桂司机是我的两位老大哥，做人的品德令我学习和尊敬。沈小虹和凤丫头是我一大一小两个妹妹，都是很优秀的青年，将来一定大有前途。能同你们四人一起共同开创一番事业，是我李远方的骄傲，我为此而深感荣幸。”

说完，站起来深深鞠躬。

周敏被深深打动，带头鼓掌。四人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，都满怀感激之情，沈小虹和凤丫头流下了热泪。

待大家坐下，马教授忽然问：“李总，伟达公司怎么协调？”

“我昨晚已电话同胡总交涉好了！”李远方道，“武汉伟达公司交由辛雅娟全盘负责，过几天，她会来同我们办理交接事宜。我们依然同胡总保持友好合作关系。需要联手时共同努力，利益共沾，风险共担！”停了停，突然道：“马教授提醒了我，你们四位，如果有人想留在伟达公司，请提出，我好同辛雅娟交代清楚。”

“死也不离开你！”凤丫头大声喊道，其他三位齐声附和。

“好！”李远方大声道，“下面欢迎周主席讲话。”

周敏欠身笑了笑，又冲李远方点点头，缓声道：“很高兴认识大家，李远方是我的朋友，来之前，他详细向我介绍了大家的情况，知道你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。”

她提高了嗓音：“我这是第二次来武汉，两次的感觉大不一样，武汉比我想象的变化大，发展快。当我决定在武汉投资时，其实，我的心已经扎根在这个美丽的江城了，就像回到了亲人的身边。所以说，能与你们一起共事，从内心来说，应该是我的荣幸。”

说到此，又看了看李远方，回头正视四人：“我没太多的要求，我只希望你们支持李远方的工作，通力合作团结一心。佛教言‘同船过渡，五百年修为’，能在一起做事是我们大家前世的缘分。所以要珍惜这种缘分。净空法师在给居士说法时，说过几句做人做事的教谕，我现在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牢记于心，以此为鉴去做事做人。法师说，一个人行走于世，一定要‘存好心、说好话、行好事、做好人’。‘存好心’就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；‘说好话’就是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恶口、不绮语；‘行好事’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；‘做好人’就是学为人师，行为世范。多年来，我一直是以此为做事做人的准则。所以，也希望你们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言行，我相信，你们一定会做到，谢谢！”说完，欠身鞠躬致意。

办公室响起热烈掌声，经久不息。

掌声刚落，办公室门猛地被推开，宋红雨突然出现在门口，惊诧道：“你们公司发生了什么喜事？不会是欢迎我的到来吧？”

“宋大姐！”凤丫头跑过去，一把将她抱住，“真天大喜事！”

大家禁不住一阵哄堂欢笑。

宋红雨四年前，同周敏吃过二次饭，一下认出她来，赶紧过来牵手问好，两个人在此见面异常亲热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李远方问。

宋红雨马上叹气：“肉联厂要垮台，没有猪杀，没有牛杀，都被个体户牵跑了，我被裁员下岗了。没法，只得来求你混口饭吃。”

“太好了，我们求之不得！”沈小虹兴奋道，“看来李总真是洪福齐天，有神明庇护。正准备求才，谁知人才自己送上门来！”

“是吗？别把我喜晕了！”宋红雨笑道。

李远方趁机向她说明事情的因果，宋红雨听后，兴奋道：“这真是天大的喜事，我这辈子跟定你李远方了。不仅如此，我还给你带来了一个人才，你一定喜之不尽！”

“人呢？怎么不带进来？”凤丫头探头问。

宋红雨从手提包拿出一封信，递给李远方，泪眼婆娑：“这是杨帆写给你的，五一节前回家。”泪水止不住向外流淌。

李远方一把接过信，捧在手上快速阅读，读完后仰天长叹，然后高声说：“沈小虹，去到‘胜利饭店’定一桌丰盛的酒席，今天，我们提前庆祝‘远方集团’的成立，欢呼一个新时代的到来……”

第二十八章

1

李远方送走周敏后，立即投入紧张的筹备工作。他不分白天黑夜，事必躬亲，废寝忘食，一心要抢在周敏再次来武汉前，把中方该做的一切工作做好。

这天下午，李远方坐在办公室，起草好一份文件，准备请电信局长吃饭，商量移动电话网的事宜，凤丫头走进来送杯茶给他。

“怎么还不回家？”李远方道，“周伯母还等你吃饭哩！”

“李大哥！”凤丫头脸一红，“我想同你说点事。”

“哦！”李远方笑道，“是自学考试的事吧？你周丽姐已经告诉我了，恭喜你终于拿到文凭。继续努力，以后我送你读研究生。快回家吃饭吧，别让你周伯母他们等急了。”

“是这样，大哥！”凤丫头慢慢道，“你今天能不能早点回家？”

“怎么啦？”李远方心一惊。

“我昨天见周丽大姐暗地流泪了，一定是你这几个月太忙，每天深夜一两点才回家……你不要只顾工作，应该多关心她才是。”

“是吗？”李远方拍了拍头，“这倒有可能，谢谢你提醒，是我疏忽了，忙昏了头。”从抽屉拿出一包钱，递给凤丫头：“你回去把这五千元钱交给她，然后替我做做工作，帮我解释解释。”

“好吧！”凤丫头接过钱走了出去。

李远方一脸的惆怅和无奈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怪不得有人说‘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’，真希望她能理解我的苦衷。”

拿起电话，想给肖畅打个电话，求她跟周丽谈一谈，一看时间已经下班，只得放下。刚放下，电话铃响了起来。一接听，是沈小虹打进来的，催他快去酒楼，电信局的人已到。

“马上出门，你先把客人招呼好！”说完放下电话，大步而出。

晚上，李远方回到家，已是深夜12点多，他轻手轻脚摸进客厅，凤丫头已经在沙发上进入梦乡。再小心推开岳父母的房间，柔和的灯光下两位老人也睡熟。睡梦中，还一人手扶一个摇窝，一有动静，好随时摇动。李平、李乐俩孩子，也分别睡熟在摇窝里。李远方不愿打搅这甜美的一梦，又小心带上门，蹑脚走进卧室。

卧室里，台灯调得很暗，周丽侧身向里，不知是真睡还是假睡。床头柜上，五千元钱分两摞摆好。李远方先慢慢脱下外套，再轻轻解去内衣，刚要撩被上床，周丽突然冷声道：“洗澡去！”

李远方只得先去洗澡，等他洗完澡回到房间，周丽已经披衣坐在床